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1009

关于居家、社区和机构协同养老服务模式的探究¹

洪文博¹ 郑梓恒¹ 冯云禧¹ 梁祖耀¹ 杨奕宸¹ 茹沛欣¹

(¹ 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 湛江 524000)

摘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13.50%), 养老服务模式创新逐渐成为破解“未富先老”难题的关键路径。本文基于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及机构养老三种模式的现状分析, 揭示其共性短板: 医疗资源短缺、专业人才不足、供需结构失衡及技术应用脱节。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政策导向, 提出以“协同服务”为核心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 并论证其社会与经济双重价值。

关键词: 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 机构养老; 养老服务协同模式; 银发经济

随着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不断变化, 党在第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发展银发经济”等重点内容, 将养老这一话题推向新的高度。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4 年 1 月发布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了要从助餐服务、居家助老服务、社区便民服务、老年健康服务、养老照护服务和老年文体服务等方面发展民生事业, 解决国民养老难题^[1]。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 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总共约 19064 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3.50%^[2]。这一数据较 2016 年均增加 2.7 个百分点, 比国际上老龄化标准高出 6.5 个百分点^[3]。将这一情况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可发现,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规模和速度均位居世界前列, 而且处于“未富先老”的不利形势。预计到 2050 年前后, 我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和抚养比将达到最高,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会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可持续发展和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因此, 探寻多元养老服务模式必然成为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道路, 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

在 2021 年 11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 提出了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要求, 其中特别提出积极探索“社区+物业+养老服务”的模式, 增加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有效供给^[4]。这样的养老服务模式在政策的引导下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具有很好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价值及促进物业行业转型升级等经济价值, 但也存在着社区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物业企业融入困难等现实问题^[5]。本文将从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及机构养老三种基础服务模式的概念入手, 探究社区、物业、政府、商业机构等多主体协同服务的的形式, 为相关行业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1 三种基础的养老服务模式概况及现存不足

1.1 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是一种较为新型的养老模式, 国外直译的“社区照护”(community care)一词在概念上和国内语境下的居家养老高度相似^[6]。“社区照护”(community care)的模式是在西方社会高福利保障模式的破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由于西方国家承受不了高福利支出的重担, 而不能继续推行如此大规模的机构养老模式, 转而开始了“去机构化”的进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 “社区照护”(community care)就成为“去机构化”进程的产物。在我国, 居家养老模式的提出和推行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以子女或自给自足的家庭养老模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难以满

基金项目: 2021 年广东海洋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项目编号: CXXL2021196)

作者简介: 洪文博(1994—), 男, 硕士研究生, 助教, 研究方向为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

郑梓恒(2000—), 男, 本科生, 项目组组长, 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BIM;

冯云禧(2002—),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公共资源管理;

茹沛欣(2003—),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结构设计;

梁祖耀(2001—),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人文关怀;

杨奕宸(2002—),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公共资源管理。

足日益增长的民众养老需求。关于居家养老服务,有学者将其定义为老年人在自己家中接受来自正式照护者和非正式照护者的照顾,照顾者对老人的卫生保健需求进行科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为老人提供医疗辅助、健康管理、个人照料、精神慰藉、预防等方面的照护服务^[7]。在这个定义中,正式照护者和非正式照护者就是居家养老的服务提供者,正式照护者往往来自专业化的机构或者具有专业技术认证的服务人员,而非正式的照护者可能是老人的家属,也可能是服务水平较高但非专业的社会组织。

虽然居家养老模式为主流的养老方式之一,但也存在一些显著的不足之处:首先,如果是依赖子女或家属的模式,那在现在家庭结构小型化、独生子女夫妻的养老叠加育儿压力下,对于家庭成员均会造成较大压力;其次,对于老人患有慢性生理疾病或康复需求的情况,居家养老需要配备相应专业护工或医疗设备等,而这种需求需要有足够的人员资源和经济支出;第三,需考虑老人在独处时的安全隐患以及有照护者时的责任纠纷问题,需要充足的智能检测设备来持续关注;此外还可能出现老人对外人的心理抗拒、对技术的接受程度、对子女的依赖、对社交的需求等情感和心理健康相关问题。

1.2 社区养老

社区养老的概念在国内学者的研究当中虽然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可以达成的共识是将社区养老作为一种不同于居家养老或者机构养老的独立的养老服务模式,即把社会机构当中的养老服务引入社区当中,在社区里开展的以家庭为核心同时兼顾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优点的一种养老服务模式^[8]。老人可以有选择地在社区养老机构接受半托或是全托的服务,也可以在和家人居住同一社区的情况下同时获取来自家人的精神慰藉。区别于居家养老,社区的养老服务可以提供不同种类的服务场所,也可以由专业的技能人员或非专业的志愿组织进行服务,为老人的生活提供更多的选择^[9]。

社区养老模式作为居家与机构养老的衔接形态,虽然在便利性与情感联结上具备一定优势,但仍存在一些发展制约。资源与设施短缺是首要问题,比如养老床位不足,城乡、区域分配失衡,老旧社区适老化改造滞后,医疗护理资源缺口等;社区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也会造成结构化矛盾,目前只有少量的社区能提供专业医疗与心理服务,从业人员持证率不足,流动性高,基础服务同质化、专业服务稀缺化并存;此外,新一代老年人对健康管理、社交娱乐等多元化需求难以满足,新技术新设备的适老化断层也会造成老年人的心理焦虑或逃避;而政策执行偏差也会进一步削弱实效,财政补贴多倾斜于硬件建设,相关部门协作低效、验收标准模糊,部分设施被挪用或闲置,难以形成长效运营机制。这些问题折射出资源分配失衡、专业化缺失、政策落地粗放及技术应用脱节等矛盾制约着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10]。

1.3 机构养老

对于机构养老的定义也有很多,比如高岩和李玲提出机构养老是指政府或社会专为老年人养老所提供的综合性服务机构和设施,以及由此形成的养老社区^[11]。王德文认为机构养老是在特别设置的场所,采取专业化的方式,为老人提供医疗、护理、康复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养老照护服务^[12]。通过诸多学者对于机构养老的阐述,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通过专业的人员来为老人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模式。这些服务者往往接受过充分的教培与训练,具有较高水平的服务技能和较为充足的实践经验。

对于机构养老模式的现状有以下不足:首先是养老机构的供给侧结构有所短缺^[13],高端民营养老机构收费高昂,而公建民营机构多为多人间配置,导致大量中低收入老年人难以找到价格适中的优质服务,形成“高端住不起、低端不愿住”的困境;第二是医护能力不足与专业人才的短缺,相对于较为庞大的养老服务消费者基数,机构可能需要与外部医院建立合作关系;另外,相对其他产业而言,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较高,财政补贴多集中于硬件建设而非商业服务,数字化技术、智能检测、远程医疗等也难以在银发群体中有效落地。

2 居家、社区和机构的多方协同养老服务模式的探索价值和可实践性

2.1 探索价值

2013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到“引入社会组织和家政、物业等企业,兴办或运营老年供餐、社区日间照料、老年活动中心等形式多样的养老服务项目”,这是国家政策文件中首次提到了物业企业与养老服务之间的关系^[14]。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贯通协调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服务形态,要求巩固居家养老基础作用,强化社区养老依托作用,优化机构养老专业支撑作用,同时促进医养结合,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并加强和改进养老服务综合监管^[15]。

前文已经阐述了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模式的概念及不足,综合而言共有的短板为医疗资源和专业人员的有限短缺,结合相关政策的引导,协调三者所能带来的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2.1.1 三种养老服务模式协同发展的社会价值

经过前述分析可以知道三种养老服务具有不同的专业化程度,情感需求的满足能力。因此寻找合适的协同模式可以很大程度满足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情感需求,同时也有助于构建包容性的社会网络,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居家养老满足老年人对“原居安老”的情感需求,社区养老提供社交支持与基础医疗,机构养老覆盖失能失智群体的专业照护。三者的协同能够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经济能力和心理偏好分层应对,避免“一刀切”服务模式。家庭照护的压力可以通过社区日间托养、机构短期喘息服务得到缓解,降低“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道德风险,促进代际之间的和谐氛围。在社会关系层面,社区可以作为纽带,连接居家与机构,通过自愿互助、邻里支持等机制,重建充满人情味的邻里关系,亦可覆盖农村留守老人、独居老人等群体,增强社会凝聚力,减少弱势群体边缘化。另外在践行国家政策的同时,可以通过引导资源下沉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将政府补贴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以避免养老资源被高收入群体垄断,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

2.1.2 三种养老服务模式协同发展的经济价值

养老服务模式的产业升级是我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条具体路径,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伴随着老年人寿命的提高,意味着老年消费者的数量在不断攀升,因此对三种养老服务模式协同发展的探索具有很大潜力的经济价值,包括但不限于可以优化相对短缺的资源配置、降低服务的综合成本、提供更多的劳动岗位、激活老年人口的消费市场、发展延伸相关的产业链条、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促进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等多维度的经济增长。

通过整合居家、社区和机构的资源,减少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将医疗、餐饮、娱乐等资源集中共享,降低重复投入,合理覆盖城镇社区。同时社区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托养服务劳动岗位,吸引年轻群体进入养老护理行业,也减轻老年人家庭成员的照护压力,从而直接或间接支持家庭成员的就业,比如老年食堂助餐点可以减轻子女烹饪压力等,达到释放家庭劳动力的作用。此外,老年人对健康管理、文化娱乐等需求激增,逐渐催生新的业态,例如心理咨询、康复理疗等服务,或是对智慧养老产品、医养结合产业的需求等等。对于老龄人口较多的社区,适老化改造也将成为新的增长点,老人对于建筑空间和功能的需要能够扩充建筑行业市场。另外积极发展科学高质量的养老模式可以预见性地减少老人急性病的发病率,为国家和地方节省医疗保障费用,刺激保险业发展等。

2.2 可实践性

协调三类养老形态的社会价值在于构建包容、公平、有温度的老龄社会,经济价值则体现在资源高效利用、产业动能释放与财政可持续性。为了更好地协调三种养老模式共同发挥作用,需通过制度创新打破服务模式间的壁垒、传统技能与数字化技术融合提升效率、家庭社区机构共同管理激发产业活力,才能实现“老有所养”向“老有善养”的跃升,为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提供长效支撑。

以下是笔者提出的一些可能具备深度研究价值的实践思路:

- (1) 整合相关政策并建立统一标准。可以建立跨部门的长效协调机制,明确居家、社区、机构的功能边界与服务衔接标准,避免资源错配和责任纠纷;
- (2) 加强技术赋能和数据共享,构建专业的智慧养老平台,高效整合健康数据、服务需求与供给信息,加强适老化 UI 设计,降低老龄人口的操作门槛;
- (3) 激励市场,增强社会参与度。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或合适的商业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培育非营利组织与志愿团体,填补政府与市场的服务盲区。

3 总结与展望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居家、社区和机构三方协同的养老服务模式有望成为破解养老难题的关键路径。本文通过分析三种基础养老模式的现状与不足,结合相关的政策导向,揭示了多方协同模式的社会价值与经济潜力。

在社会价值层面,协同模式通过分层响应老年人需求,构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链条。居家养老满足了老年人对“原居安老”的情感归属,社区养老可以通过助餐、日间照料等服务强化社交支持,而机构养老则为失能失智群体提供专业照护,三者互补形成完整的服务体系。这一模式不仅缓解了家庭照护压力,降低代际矛盾,还通过政策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缩小城乡服务差距,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经济价值的实现则体现在资源整合与产业升级的双重效应上。通过共享医疗、护理资源,协同模式显著降低重复投入成本,社区托养服务释放的家庭劳动力间接支持社会生产率提升,同时也促进了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设备等新兴市场的发展,其中银发经济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

此外,政策创新与实践突破为协同模式奠定了基础。国务院《关于发展银发经济的意见》政策逐步细化服务

标准与责任边界,嵌入式社区服务、物业协同养老等模式已初见成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也给出了养老服务网络的建设目标,以此来展望未来,协同模式仍需在制度、技术与文化三方面深化探索^[6]。政策层面需完善责任划分与补贴机制,避免“重建设轻服务”倾向,同时推动立法解决医养结合的医保报销壁垒。强化适老化创新,开发低操作门槛设备,并构建全域数据平台整合健康信息,提升慢性病管理效率。给予适当的市场激励,吸引社会资本,培育养老产业集群,推广互助养老,失能失智群体需专项补贴与保险机制支持。文化观念上,需倡导积极老龄化理念,通过代际共居社区促进老少互动,重塑老年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4年01月15日.国办发〔2024〕1号.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6088.htm
- [2]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人口年龄构成情况.国家统计局.2021年05月11日.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5.html
- [3]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17年02月28日. 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tjgb2020/201708/t20170811_1768640.html
- [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1年11月18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1/24/content_5653181.htm
- [5] 陈杰,张宇,石曼卿.当前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短板与创新——兼论“社区+物业+养老服务”模式推广问题[J].行政管理改革,2022,(06):84-93.
- [6] 石琨.居家养老概念辨析、热点议题与研究趋势[J].社会保障研究,2018(5):56-63.
- [7] 娄方丽,尚少梅,金晓燕.居家养老与长期照护、家庭照护之概念辨析[J].护士进修杂志,2013(5):463-466.
- [8] 周瑞乐,石岩涛.我国社区养老研究综述[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3):180-182.
- [9] 陈伟涛.“和而不同”:家庭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概念比较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21,(09):144-150.
- [10] 社区养老:真风口还是伪命题?链老. [DB/OL].2025. <https://www.linkolder.com/article/3254806>
- [11] 高岩,李玲.机构养老服务研究文献综述[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1(7):47-49.
- [12] 王德文,谢良地.社区老年人口养老照护现状与发展对策[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06.334.
- [13] 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设的建议.重庆人大. https://www.cqrd.gov.cn/site/article/1217488301583257600/web/content_1217488301583257600.html
- [14]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国政府网.2013年09月13日.国发〔2013〕35号.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3-09/13/content_7213.htm
- [15][1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5年01月07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6775.htm

Exploration on the Collaborative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 Integrating Home-based, Community,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Hong Wenbo, Zheng Ziheng, Feng Yunxi, Liang Zuyao, Yang Yichen, Ru Peixin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aging process in China (the population aged 65 and above accounting for 13.5%), innovation in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aging before afflu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ree existing models—home-based care, community care, and institutional care—revealing their common shortcomings: insufficient medical resources, lack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supply-demand imbalance, and disconnection i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Guided by policy documents such as the Opinions on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su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we propose a novel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 centered on "collaborative services" and demonstrate its dual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

Keywords: home-based elderly care; community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collaborative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 silver economy